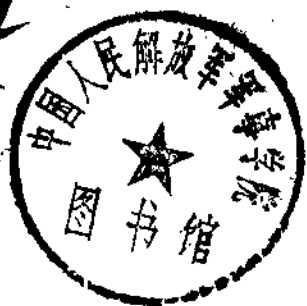




雲南小說選

2 037 5541 8



雲南小說選

中國作家协会昆明分会編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云南小说选

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编

*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21.5 字数: 479,000

1979年10月第一版 1979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4,400

统一书号: 10116·771 定价: 1.50元



前 言

当这本书——《云南小说选》呈献在读者面前的时 候，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迎来了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的第三个金色的十月。曾经被“四人帮”践踏的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园地，又出现了百花争艳、万紫千红的动人景象。形势是这样的喜人，前景是这样的光明，我们满怀激情地把这本书献给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三十周年，献给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战的同志们。

三十年，这是惊天动地的三十年。人们的生活，人们的精神面貌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这本选集的作品，通过对某些事件的描写，勾划了生活在这个伟大时代的云南边疆各族人民的若干侧影，可以使人明显地感到这些深刻的变化。边疆各族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，推翻了国民党、反动土司、头人、奴隶主的残酷统治，获得了生存的权利，过上了美好的生活，边疆各族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、对亲人解放军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和热爱。三十年来，在保卫边疆、建设边疆的伟大斗争中，各族人民以当家作主的姿态，以辛勤的劳动和勇猛顽强、艰苦奋斗的精神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。从小说中塑造的某些生动的人物形象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无论是南征北战的老八路、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游击队员，抑或是初到边疆的边防战士、防疫队员、小学教师，还有挣断锁链的奴隶、第一代民族工人，甚至是刚刚懂事、开始天真地幻想的孩子等等，一个个都是那么

Corbo/15

英姿飒爽、意气风发，都在克服着各种困难，创造着人间奇迹。

这本集子的编选，除刘澍德的小说选了两篇并居卷首外，其余作者的小说，因限于篇幅，均选一篇，并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。读了这些作品，我们感到：云南解放后，作家们响应党的号召，深入生活，在边疆各族人民高尚的思想品质教育鼓舞下，拿起笔来，表现各族人民的可歌可泣的斗争，歌颂各族人民的伟大实践，赞扬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，这是这本选集的一个显著的特色。许多作者，不仅亲身参加了解放边疆、建设和保卫边疆的斗争，而且也积极地反映了这些宏伟的斗争生活面貌。由于他们是斗争的直接参加者，他们对斗争生活了解特别深，感情也特别真，所以他们的作品，生活气息浓郁、感情淳朴动人，他们为社会主义文艺增添了光彩的一页。事实证明，解放后的十七年，我省的短篇小说创作是颇有收获的，她是文艺园地里的一朵开得格外艳丽的鲜花。这本选集，就是对“四人帮”“空白论”的有力批判。事实恰恰相反，正是“四人帮”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，使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凋零、万马齐喑。云南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也惨遭迫害，队伍被打散，作品被打成“毒草”。因而，在这本选集中，这一时期的作品，却几乎成了空白。这不能不激起我们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刻骨仇恨。我们必须深入揭批“四人帮”，解放思想，把被“四人帮”颠倒了的路线、思想、理论是非搞清楚，冲破“四人帮”设置的种种禁区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坚冰已经打破，新长征的航道已经打通。让我们朝着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新长征的伟大目标，奋勇前进！

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

一九七九年四月

目 录

前言..... 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 (1)

老牛筋.....刘澍德 (1)

甸海春秋.....刘澍德 (27)

党和生命.....寒 风 (54)

一个连队的诞生.....吴 锐 (79)

百尺竿头.....曾 克 (94)

猛铃河的春天.....林 予 (115)

当芦笙响起的时候.....彭荆风 (137)

祝你一路平安.....公 刘 (149)

一个无铃的马帮.....白 桦 (186)

第三次要求.....王梅定 (228)

蒙帕在幻想.....季 康 (247)

父子兄弟.....李鉴尧 (272)

洱海夜渡.....苗 歌 (286)

人像.....高中午 (299)

老游击队员.....王 松 (315)

马店夜宿.....公 浦 (343)

傣家金莲花.....刘 绮 (364)

爱情.....周良沛 (375)

一支人参	毛 烽 (386)
卖酒女	徐怀中 (406)
风雪之夜	王云飞 (417)
没有织完的统裙	白族杨 苏 (424)
留在远方的“奴隶”	安 枫 (432)
打火	彝族普 飞 (450)
阿侃人	吴源植 (457)
孙县委	李茂荣 (481)
小霞	苏 策 (495)
杜鹃花开的时候	彝族李 乔 (512)
胭脂寨	李钧尤 (531)
林中炊烟	郭国庸 (550)
打碎了的锁链	黎振铎 (561)
澜沧江上	刘祖培 (573)
嬉闹的河	陈见尧 (585)
实心竹	郭明敏 (595)
浇透春雨的缅桂	柏鸿鹄 汤 昭 (609)
舞台遗憾	魏孝淳 (627)
在私狱中	罗建琳 (652)
葵花	吴慧泉 (670)

老牛筋

——从县委水利部的材料里搞出来的一段纪事

刘 谢 德

注意！向前看，那个硬着迁出小干坝子的老牛筋，又从山腰上走过来了。三天之内，他来来回回，从五十里外跑来社上三次，是搞什么名堂啊？

一个黑黑的人影，在山腰小路的树荫里闪进闪出，好象隔得很远，等到折过山拐角，就象电影上的特写镜头，清清楚楚出现在眼前。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农民，身材高瘦，穿一身青色的土布衣服。面色漆黑，头发蓬乱，两道浓眉堆在炯炯发亮的眼睛上。他神色焦急，眉头紧皱，显得有些恶煞煞的。古语说：“抬头老婆低头汉”，这是从走路姿势观察人的一种方法。你注意没有？这位老农民正是这样。他走路时低着头，身子微微向前弓着，两只眼睛固执的瞧着地面，生怕在崎岖山路上滑跌，或者踢着大石头。从外表看来，他很象是个“抓一条路跑到黑的人”。不错，这个观察也许有点小道理。

“老牛筋”的来历

老牛筋姓钮名叫进金，取“日进斗金”的意思。但是，他

在旧社会当了几十年的贫雇农，芥米粒大的金子也没挣到手里。年轻时，他原是个性情豁达，滑稽有趣的小伙子，能唱山歌，会演花灯，还可以喊上几口滇戏。据说，他的老伴还是对调子对上的哩。这个快活的青年农民，娶过了亲，担起了生活担子，当了几年佃农之后，他不再唱了；又当了几年佃农之后，他“牛”起来了。年成不好，田里连口粮也收不起，地主却三催四逼地追索地租。不怕讨账的金刚，就怕欠账的精光，要一百次，就回答他一百个“没有！”起初，他还向人求情，后来，连句软话也不肯说了。地主来讨租，一听没有粮，便说：

“那样好的田，为什么不打粮食，你是哄人吗？！”

老钮说：“你那样好的小老婆，为什么不生儿子，你是哄人吗？！”

“你这家伙，我把你送到县上去坐牢！”

“我正愁着这口饭，坐牢就不会饿死了。请你家开恩吧！”

“你这家伙，简直是天不怕、地不怕啦！”

“大老爷，我连死都不怕，请放心！”

“你简直是个蒸不熟、煮不烂的老牛筋！”

“谢谢大老爷赏给我的这个绰号。”他深深作了个揖。

地主斗嘴不过，就硬着来收租。地主硬收，他就硬不给；地主向外抢粮食，他就硬着往回抢。他敢跟有财有势的人斗，敢和比他力气大几倍的人打；一个人敢和一大群人打，结果，当然他吃亏。有时被打得头破血流，有时候瘫在地上不会动，但他始终不输嘴，不低头。有时候只消说句软话，事情就可以平息，可是，你等着吧。

年年遭到夺佃的老钮，背着老牛筋的绰号，躲债，逃租，

走马灯一般从呈贡搬到晋宁，从澄江迁到江川，最后，又从江川迁回晋宁小干坝，总算定下脚来了。小干坝地高土瘦，望雷种田（落大雨才有水栽秧），靠天吃饭，没有牛的固执，牛的蛮劲，是住不下来的。因为地租少一些，碰上个雨水早的年头，还能够支持一下，这样，老钮又作了“小老婆不生儿子”那家下一辈的佃户。老钮老俩口，再搭上半大儿子小钮新，日日夜夜的劳动，把田间伺候得周周正正；田挖的深，肥下得足，因为秧栽得迟，几年来收成就是不好。雨水不按时来，收租的可应节令——庄稼刚刚上场，下一辈地主又来了。

“哪日送租啊？”地主问。

“口粮全没收足，地租后一步吧。”

“你打什么主意啊？”

“没打什么主意，”老钮向场上一指，“谷子全在这里，你来看看可以，拿去可不行。”

“你好‘歪’啊①！生仿你种的是自己的田！”

“不是我的，我也种了三几年啦。你要拿走口粮，你就自己来种吧！”

地主看看老钮，觉得这个佃户很可恶，再看看村前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田地，觉得老钮还有可取之处，如果逼得太紧，老钮一发火，说不定又会迁走的，于是便说：

“老钮，你看着办吧。”

“让我看着办，我就先要为肚皮打打算盘。”

“唉，你真是个蒸不熟、煮不烂的老牛筋！”

那一年春天，收过小春，田也挖好了。但是经过立夏、小

① 厉害。

满到芒种，雨，仍然没落一滴。如果挨到夏至，就是点火栽秧，也只会落个白忙一年。平素不肯低头的老牛筋，在老伴的串掇、说服之下，只好求神帮上一臂之力了。

他们杀了仅有的那只啼明的老公鸡，拿着香烛，到村南头的龙王庙跪神乞雨。

小庙，一扬手那么高，二尺来高的龙王爷坐在当中。庙台上放着一块青石板，当作供桌。老两口把公鸡放在石板上面，左面碗里插上香，右面斟上一杯净水。老牛筋折来柳枝，编了一个帽圈儿戴在头上。老两口双双跪在地上，向着衣服褴褛、面目斑驳的泥塑祝祷乞雨。他们一直跪了两天。头一天，没失望，以为“心诚则灵”。第二日是个暴热天，热辣辣的太阳，晒得人头脑发昏。晚上，拖着疲倦的身子，倒在床上睡不着，盼起云，盼打闪，盼雷响，盼雨声……，早上推窗一看，天上还是蓝晶晶的，一丝云影也没有。第三天，老两口来到小庙（老钮本不打算来了，经老伴劝，他又萌起一点希望），刚跪下不久，太阳就把脊背晒得发痛，膝盖也着砂粒儿格的难耐……老钮向天上看了一眼，然后又向庙里一看，只见龙王爷大模大样地坐在土台上，立眉瞪眼，好象嘲笑他的愚蠢和无知，想要发火似的。他心里一翻，一时间，龙王爷的神气，竟和多少年来地主逼租讨债的嘴脸结合在一起……他霍地站起身、抓起头上柳帽圈向地上狠狠一砸，指着龙王爷大声喝道：

“你，天上一尊神，我，地下老牛筋！跋你三天你不下雨，从今以后，再也不信你们这份神！”

叫着，脚向石板上一扫，米碗、香烛、大公鸡滚了满地。当他抢了一步，想要探身去抓龙王，着老伴拼命拖住：

“你疯啦！天呐！看你干了什么事！你不怕天雷……”

大妈吓得脸色发青，声气都差了。

“象遭这份罪，不如让雷打了还痛快！”他指着龙王，“你打吧！我不会怕你的！打吧！”

他绝望地大叫，一屁股坐在石板上，两手抱着头，汗水披雨一般，从脸上津津地滴到地上。

解放后第一次发作

解放以后，老牛筋的绰号还保留着，老牛筋的脾气却不轻易发作了。减租退押时节，他很积极；土地改革时节，他更积极——斗地主时斗的狠，挖底财时办法多。当时工作同志老于，准备培养他入党。他直截了当地说：“老于同志，你看我这份性子能够作党员吗？老天爷老大，我就是老二。别人作错事可以认错，我啊，硬是不行，干不来，心里明知干错了，急的想哭，可是嘴巴子抵死也不认。我这份人入了党，一定给党添麻烦。老于同志，等我改改再说吧。”因为翻了身，心情愉快，窝心事再不临到头上，十年以来，他仅仅发过两次老牛筋脾气。

我们已经知道：老牛筋是个“宁折不弯”的汉子，他一辈子不服软，不认输，不向贫苦低头，不对阔人说小话。他挨过反动派的毒打，瘫在地上不求饶；受到荒年的饥饿，蹲在家里不讨口，耿直，真诚，不小气，不沾别人一点小便宜。合作社土地入股，高级社土地公有，他从没闹过情绪。但是到了1957年，松青社展开粮食大辩论，他的老牛筋脾气又发作了。右派分子社总支副书记谢林，趁社主任和总支书记不在家的时候，居心不良地煽动群众叫粮。在社员大会上，富裕中农王长海，端来一甑子蒸菜放在院心，老婆淌眼抹泪地说，他们早就没米

吃了。王家两口一出头，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也跟在中农屁股后面“叫苦”，一时间，弄得乡政府乌烟瘴气。谢林为了“壮大”声势，想再找个能放大炮的社员，接着再轰一下，来一个火上加油，让叫粮的劲头达到“高潮”。他向群众当中看了一眼，立刻找到了老牛筋。他觉得老钮是个有威信 of 的社员，又是农业模范，如果戳他一火，让他在会上吼上几声，大辩论就会出现个新的热闹场面，县委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了。他以为这个主意和这个对象都不错，当即站起喊道：

“老钮大爹，你家缺多少粮，可以当众说一说。”

他脸上作出关心的表情，两只小眼睛，闪着鬼祟的亮光。

老钮早已憋了一肚子的气。一些颠倒黑白的叫喊，气得他眼珠子快要翻转过来。几次想要发作，看见社干部、党员们都没出气，他认为，也许运动刚才开头，所以咬紧牙关忍住了。听到谢林点了他的名，知道找他当炮手，再也压不住心头的冲动。他站起来，拨开人群，几大步走到瓢子跟前，抬起黑道道的眼睛，眼眉毛象两条毛辣虫似的，直向一起鼓拥。他大声大气地说：

“你问我吗？告诉你：我们完全够吃，一点也不缺！”他大喊着重复一声，“一点也不缺！”喊完，眼睛向叫粮的人们闪电般一扫。

这时，人群中有人小声咕唧着：“看，老牛筋要发作了！”

谢林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我把对象找错了。”立刻说：“这可真怪！人家许多户都缺，只有你们……”

不等谢林说下去，老牛筋大手一举，插上来说：

“这有什么可怪的！不缺就是不缺！每人粮食四百斤，是大家同意，会上通过的。可是有些人，白天三顿不饱，要吃上

四顿；晚上开开‘消夜’，就是他妈的五顿。有些人，卖去粮食换酒喝；有些人，拿着粮食整黑市，粮食是这样不够的。你这支书可好，不问大家为什么缺粮，单问大家粮食不够吃！我敢说，你整错了！”说着，猛然一转身，一脚把甑子踢得满地乱滚——

谢林又急又气，跳起来指着老钮大喝：“好哇！你扰乱会场，破坏辩论，民兵呐，来！维持秩序！”

老牛筋并没被他吓倒。他象一座雕像似的，屹立在谢林面前。民兵走到身边，看到老牛筋眼中迸着火星，攥紧的两只大手，生仿两个大铁锤，哪里还敢捆他。他们说了不少好话，让他回家去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老牛筋仍然出现在会场上，仍然坐在原来的老地方。不过，身边多了一个人：钮大妈象守护神一般，贴在老信身旁，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再闹事。谢林看他重又到会，为了争面子，要老牛筋当众检讨，并且威吓他：如果不肯检讨，就把他送到县上。那些叫粮的人，也帮腔助威，喊着要他检讨。这一来，可把大妈吓坏了。她认为老信不但得罪了党，也伤害了群众，不检讨怕是不能了事的。马上生拉活扯地把老信向台阶前推着。老牛筋看见老伴吓的要哭；如果站着不动，说不定老妈妈先要向自己扯筋。他站起来，走到台阶下面，指着上面的谢林，厉声问道：

“是你让我检讨吗？告诉你，谢林，你整错啦！我钮进金活了五十三岁，在反动派面前也没认过输，现在是人民当家，我没有错，不能检讨！就是错了，共产党、人民政府要我检讨，我也不在你面前检讨。我敢说：将来我两个说不定是谁来检讨！”

钮大妈站在一边，吓得全身打抖。要是儿子钮新这样不听话，她真会劈头盖脸给他几巴掌，可是对这样一个老信，你有啥法呢？她一面流泪一面说：“这个老牛筋呐，你可咋个整！”

她死拖活拖地把老信牵出会场。

第三天晚上，老牛筋还是大摇大摆地，在会场上露了面。人争正气，鱼争上水，老牛筋可不是临阵退缩、胆小怕事的人。临来之前，大妈看见老信又要闯上乡政府，她横拦竖挡了好一阵，不但没起作用，反倒遭老信大吵一台；既然拦挡不住，只好陪着他来“冒险”了。走在路上，大妈一个劲劝说：“小新他爹，今晚如果让你检讨，你就检讨吧。为了钮新我们娘儿俩，你检讨吧！”老钮回转身来，一面往回推老伴，一面骂道：“你这老杀才，快给我回去！你当我故意跟谢林扯筋捣蛋吗？我是为了‘三定’！他说粮食不够吃，我偏要说够吃！我要跟他见个实。他再让我检讨，我背起家里的余粮，跟他到县委会上去讲理！我检讨个球！”他又理直气壮地闯进乡政府。

走进乡政府一看，会场上的气候变了。今晚上主持会场的是总支书记，县委副书记也在场。谢林气瘪瘪的坐在一边，脸色白沙沙的，脑壳垂在胸前，好象不敢看人。那些叫粮最凶的人，一齐躲在人背后，缩头缩脑的，不象前两天那样眉飞色舞了。

今晚发言的，是另一派人。他们说出的话，又直道，又真实，而且每个人在讲话里都提到他——老牛筋，说他的意见是正确的。

老钮长长嘘了一口气，立刻心平气和了。

辩论的结果——不缺粮。

第二次发作

老牛筋的脾气第二次发作，是在农业大跃进提出以后。

老牛筋是个生产经验极为丰富的老农民，这一点，谁都承认，但老钮却从不向人夸耀。不过，很久以来，他认为平生最大的憾事是：种了一辈子苦田，自己满身本领没有施展出来。合作化后，每次听见别处提高了产量，他就心里窝火。每年春耕开始，他对小干坝的生产，真是用尽千方百计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可是到头来，增产数字依然提不高。大跃进口号提出以后，增产指标是：亩产一千斤。他认为，这正是老农民显显本事的时候，也正是为社会主义多出一把力的时候。他每年抓着全专区的生产模范，如果大跃进跃不上去，既对不起“模范”二字，更其对不起党。他苦思苦想，心事重重，坐不稳，站不牢，从屋里走到门外，如同年青时端相老伴那样，对着村南小干坝出神……。他跟这一弯土地，打过了二十来年的交道：盘田的劳累，抗旱的焦心，地主的追逼，饥饿的煎熬……年年岁岁，影子一般地尾随着他。解放后，可好啦，政府帮助农民，只要能够增产，真是要啥就给啥。可这不争气的小干坝，简直是扶不起的阿斗：地势高，又无水源，就是弄来了再好的抽水机，也只有望天望地干瞪眼……对着晒得张嘴望水的田地，他再也受不住了。

最后，他用绝望的声调对儿子钮新说：

“不能在这里住下去了。这是一片死地。任你再用力气，结果还是白扯白。”

钮新是干坝的生产小组长。他是个胖墩墩的小个子，脾气乐乐和和的，生相、性格全跟他爹相反。听见老堡的话，他有

些吃惊地问：

“你打算怎个办？”

“今年生产指标一千斤，并不算高，可是，这里办不到。你想吧，跃不上去可真丢人啊！我看，我们搬开这点，迁到吉兴你姐姐那里去吧。他们生产队缺人，田地又好。”

“那怎个行！我们和姐姐是两个社，就是这里肯放，那里也怕不肯收。”

“我已经交涉过了，他们肯收。”老钮挤了挤眼睛。

“如果这里不放呐？”

“不放我也走！”老钮语气很坚决。

钮大妈在一旁说：“你是老昏嘞，我们在这已经混了二十四、五年，肯舍得它走开啊？”

“有啥舍不得！这几日饮牛水已经干了，再过几日，连井水全会见底的。有啥舍不得！”

说完，就到乡上找总支书记李和平。

老钮走进乡政府，李书记正在接电话。他一面听，一面记，一面答话。他生着一头浓发，一张团脸，狮子鼻，厚嘴唇，说话很响，很慢，似乎什么时候都是稳稳沉沉，不慌不忙的。他打完电话，放下耳机，才看见钮老倌站在一旁，赶忙向他打招呼。

“钮老爹，今日得闲啦？”从李和平对他的态度，看出他对老钮是亲切的。

“李同志，我来跟你要求一件事——我打算搬家。”

“怎么？搬家？你这是几时打起的主意？”李书记有些惊讶。

“最近，”老倌咳嗽一声，坐在对面凳子上，“大跃进以